范太史集

一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四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寳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寳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三上表乞骸骨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宫禄之而不煩以政敎過閤下給事中范祖禹奏疏曰穆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彊自為布衣閩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也平生歷官

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茍復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為可榮而為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人君未(闕)許之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車自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趣辦職事正宜用老者為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

不報公將行公卿大夫多為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為
詩空學出祖供張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
堂上辭訣而去都人觀之嘆息曰所未見也公至杭州
明年正月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
来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為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
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閎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
髙祖為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為侯官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贈正議

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兄一妹嘗教之曰汝曹當各為世人矩範乃足吾志追封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為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為四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毀盡禮既葬將廬於墓而終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有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

六試於有司四為第一登進士末科初仕為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為國子學官至壽安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為西監直講久之闕前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闕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士乞納一官先南郊追封考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汾州神宗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缺員陳襄為御史知雜事因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

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在王府一紀每講說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極陳之二王深敬禮焉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散大夫至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厲學者先是鑑湖以旱乾民多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告老差管勾杭州洞霄宮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為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荆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為

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乞公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
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
簡靜公遇事抗直無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
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公自為直講及祭酒諸
生請問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
諸生尊其經術安其教訓心悅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
為多都官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
託其孤公曰託孤吾所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

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早卒追封永福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楊子令張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畯畛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於州之積善坊及公歿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於江都蜀岡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風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傅學者求師天子不違皆以畀之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幽顯銘公之蹟以勸為善

集賢院學士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賦字正臣唐中國公士廉之後五代祖官於中山因為中山人曽祖整不仕祖柔贈左神武將軍考尹右衛將軍累贈太尉母某氏某郡太君所生母楊氏累贈

遂平郡太君公以太尉蔭補右班殿直景祐中登進士乙科改授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太常少卿神宗即位遷光禄卿特拜祕書監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元豐官制易中大夫令上即位遷太中大夫以通議大夫致仕公初為武爵非其所好力學中第乃仕知真定府真定縣通判餠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郢七州提點陝西河東兩路刑獄判尚書司封太常寺提舉萬壽觀最後守郢求閒局再

提舉崇福宮遂請老公在成德永寧軍雲翼兵謀作亂
公密知之以白主帥主帥委公平其事人遂以安先是
保州軍亂掠公私金帛萬計檄公往受而復散之皆得
均一以其事聞朝廷旌賞焉慶成地狹民困於役殆無
虛歲多破産者公言於朝十減六七民力遂寛城東歲
被水患募民築堤禦之軍城獲安衢民好巫鬼毛氏柴
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閏歲殺人尤
多公命擒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絶饒州有寃獄吏累

守不能決公奉制推鞫不數旬而辨人皆服之婺州民
相率詣轉運使請徙公易其守唐州土曠民寡歲入至
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
七戸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亂及本朝承平
令領縣四戸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
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饑民計口
與田比公罷歸增民萬一千三百八十戸給田三萬一
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詔書奬之曰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饑流
墾闢荒梗繕修陂堨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公
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賞天子諭執政
曰尚寬等在唐闢土疏水招輯民戶殆無曠土已有成
效宜宣布治狀加職以勸天下公自直龍圖閣至集賢
院學士皆朝廷嘉其墾闢之功也中人程昉以帶御器
械領都水外監丞奏請於滄州境開西流河口引水河

貝州城西入北流河灌三塘泊公時守滄州執政先以書抵公意其協力公以謂大河廹州城歲增隄防猶恐奔溢不可妄引不從昉議然昉卒開西流河費工鉅萬而功亦不成昉方以貴近用事執政者主之公力排其說後昉數以事据公而卒不能得公上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閒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仁宗時兖國公主下嫁一第之費緡錢數十萬它物稱是臣聞

禁中令有大長主長主凡五人若皆以充國爲比則其
費無極乞講求前代及祖宗時典故取中制爲定式俾
有司守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
民不寃自罷武臣以来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盜
賊兵甲而刑書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爲大弊請
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又言漢有雲臺唐有淩
煙閣皆圖功臣祖宗有天下以来文武之臣有大功者
不爲少而繪像之制未聞宜於禁中建閣圖寫命詞臣

為贊事多見施行公雖歷顯仕家無餘貲退居襄陽元祐七年冬十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八十有四有白雲集十卷雜文十卷奏議五卷刀筆二十卷事類書抄一百卷娶某氏封闕　郡君三子曰興嗣未仕曰興仁闕京副使皆先公卒曰興禮北京留守推官一女適進士李齊孫五人傳正三班借職傳式傳行皆郊社齋郎傳慶傳道未仕孫女六人公歷內外官幾六十年天資強力無一日少懈為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

紀之衢唐二郡民為立生祠云八年九月丙申葬襄州
襄陽縣順徳保檀溪之隂夫人某氏祔余從祖父奉議
郎嘗為公掾屬公深知之公既歿其孤因奉議以狀求
銘於太史氏余不得辭銘曰
余觀煕寧中天子方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遣使者四
出冠葢相望當此之時士大夫爭言功利然考其實未
能如所言也唯高公自治平中孜孜民政招懐流亡戶
口歲增𤼵於誠心勞来不怠與夫希世而為之者異矣

故詔書最先褒賞數進職秩以風天下之吏比之召杜豈虛乎哉嗚呼髙公施實德於民而見知於人主生有顯榮没有遺愛名垂後世為宋循吏凛凛古人之風烈矣

長壽縣太君聶氏墓誌銘

夫人聶氏其先太原人曾祖遵美贈大理評事徙居陳祖詠右補闕贈尚書刑部員外郎父震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母吕氏永樂縣君校理以德行文學名一世生五

女皆適士大夫之賢者夫人其季也年十七歸郝氏郝公諱戭蔡人也夫人之歸諸姊之夫皆已官達郝公家世清白篤行若節夫人安於淡泊若將終身郝公晚登進士第為通山令年五十以父耋老上書辭祿守太子中允致仕請蔭授父官未及命而丁憂居喪毀瘠負土起墳廬墓三年乃還家詔賜粟帛大臣交薦朝廷累降告命起之郝公志不可奪所親或勸夫人公方年踰知命盍勉以仕乎夫人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

所不欲以累其髙哉郝公終辭不受由是得贈父大理寺丞母斛斯氏繼母顧氏冉氏田氏皆追封縣太君夫人事舅歴事皇姑前後如一皆以孝聞聚族衆多接之禮意得宜郝公三妹在室夫人愛養過於巳子夫族有甚貧者日周其急斥奩具以繼之嘗飭家人曰事能忍則何所不利至於妾御亦不加以聲色中外未嘗有間言教諸子涖官守法廉慎平恕勿為苛察故諸子從政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夫人從夫封長安縣君以長子升

朝進封長壽縣太君元祐八年九月戊戌終於河南府福昌縣季子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九四子皆力學長闢之及進士第累官左朝奉郎大宗正丞闡之右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事皆先卒問之河南府永安主簿閱之鄉舉經明行修為福昌尉二女長適進士董詵早卒次適鄉貢進士李祐孫男女二十九人曾孫一人夫人之没福昌吏民往往聚哭盡哀喪歸祭過郟城次子舊治邑人輟耕罷市弔酹而哭皆曰此善教其子者也夫人

不出閨闥而仁心所感如此其年十一月甲申祔於西平縣明化鄉德化里郝公之墓初夫人伯姊嫁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是生太師温國文正公夫人既葬季氏以左朝請郎元某之狀来請曰先君之葬文正公銘其墓惟吾母之行不可以隱晦不聞願為之銘余諾而銘曰

惟古君子必有賢配敬修於家由内及外猗歟郝公孝感神明實惟夫人輔以至誠克成其夫又訓其子立朝

居官是有是似天錫之報壽考令終子孫振振不墜素風黙婁之妻孟氏之母夷考夫人無愧于古

集賢院學士知潞州朱公墓誌銘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曾祖琪贈衛尉少卿妣甯氏安陵縣太君祖文郁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妣孔氏河南郡太君高氏許昌郡太君考景光禄卿贈太尉妣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公太尉長子幼好學十歲能屬文賦詩有警句尚書拊其背曰大

吾門者汝也得任子恩辭以與其弟尚書益竒之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遷臨晉令以太尉疾解官侍養太師文潞公舉公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李夫人憂服除為虢略令又丁太尉憂終喪為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税籍朝廷遣使案畝加租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修武廢為鎮民以為不便公力

爭不能得察訪官欲奏留公領鎮事公辭之改垣曲令
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督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
足代還改著作佐郎今范丞相帥慶州辟簽書判官樞
臣薦公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
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来更張
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
便則天下均被福矣用上殿恩得簽事河陽判官令呂
丞相守長安辟簽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

都會事多倚公以辨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
公每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
督治嶽祠以避之亦賴呂公力護獲免官制行改奉議
郎代還簽書湖州判官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
賜五品服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守洛奏公勾當山陵事
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用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
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
習罷提舉常平司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

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
皇太后嘉公正直問公民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朝
廷自非臺諫公正執政得人一人耳目何由盡天下事
又諭公薦賢不當避親避親則有遺賢朝政闕失當安
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
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
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襃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
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

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以省
送迎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
倉廩所全活甚衆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
史議明堂請天神悉從祀諸陵薦新復祖宗之舊西戎
疆埸不可許以城寨拜右諫議大夫賜三品服請召講
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
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
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為疑

似之言以論事求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
召為給事中劉丞相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
知亳州歲餘復修撰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
三月辛丑晦以疾終于官年五十有八公天性純孝居
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
下惇睦靡有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
虛巳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
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

量口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路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相踵公勞來安定日為食以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强視事未終前二日親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胡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致知格物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若責育唯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唯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貲素厚
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
故時娶王氏衛尉寺丞恕之女封壽仁縣君子男三人
純之假承務郎二早夭四女長適洛陽尉范鎬次適三
班奉職時操先公卒次適河中府教授程頡次許嫁假
承務郎王康民孫男二人完假承務郎宏幼有諫疏文
集若干卷其年五月壬寅葬河南偃師祁村北原先塋
之次弟左朝奉大夫光逢與孤純之請銘余昔友公于

洛又為僚于左省公余之所畏也銘其可辭銘曰

嗚呼公挟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强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来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祁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范太史集卷四十三

范太史集卷四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賻䘏有加以右銀青光禄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

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
唐末避亂徙蜀為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禄字子功曽祖
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鎡以衛尉寺丞致仕
贈太尉曽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龎氏妣郭氏追封嘉漢
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為長公其季
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舍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為一
世所宗太尉攜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
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詞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

鸞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為應天府楚丘主簿渦河役民
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為
佛事三日為公謝以薦者為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
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
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
昔漢孝哀尊共王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
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

幷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内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来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嘆欲不次用之為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祕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吕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

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于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為患公奏曰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土所無有而求市於民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稅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永懿者以贓虐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令領

郡政名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
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淯井官軍覆敗選部使
者經畫其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官熊
本為察訪專節制使者聽于軍所羅箇募夷數千人窮
䖏請命裨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降之禍未
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以窮歸我而
君將殲之乎本矍然遣屬官程之元持檄畀昌言受其
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奏乞以清閑之燕

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對所以勞徠安輯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謂治務有先後理勢有緩急令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令固有未便設復為此而至于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為訐激朝廷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

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于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為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

法行郡縣吏有詿誤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寬易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拔或非其人事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為參謀公上疏曰令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勳蔭恩澤用有以瘝敗收有未嘗歷邊任經戰陣有以故羣盜得官而才無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遷官願詳覈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校其所長參而伍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

以上且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法賜鎧甲以寵軍容所在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麤暴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為人指蹤而未可湼衆也况又委之辟使臣許以察官吏小人處此必有乖忤識慮無取紀律不明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寛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蔓

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為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

鍛鍊士寧罪公奏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
無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
史知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
監宿州酒税久之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
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為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
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温公議復差役法
公謂温公曰熈寧初某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牙
前數百人而民甚悦其後有司求羡餘務刻剥為法之

害令第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温公不從及議郡
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房固執不
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
財遣人既以重法懲之將見當黥衣赭充塞道路矣温
公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
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
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
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燕息則覽中

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為樂也祐嘆服次會同館說
儀制公為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
儀未盡也何獨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
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為法者耶
反覆詰問敵屈而從之遂兩宣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
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
而温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温公曰強盜可憫也殺
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

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則不可令予之死則
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
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温公復書曰鬬而救
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蹊田奪之牛且不可
況殺人乎此介甫鵪鶉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滅陳而縣
之申叔時惡其滅人之國而欲復之也故有蹊田之譬
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息訟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
非若利于得牛而有之也遂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

乎恐遂為例則差之毫釐後將噬臍其可得耶温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冬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密至有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熈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勘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罪不憚論殺因以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

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于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因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

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為莞庫者
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
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
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悦服外選所以便
遠官久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為宜領詳定
省寺敕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
欲廢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
之自令犯法及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

不從於是胥吏之去者怨讟囂然至有棄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額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趙君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閱舊牘得神宗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歸納修立

隄防公又以所得先帝詔書并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為便見公奏不悅既還尚書省以詔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為中國之險要自大吳決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敵界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河之名而無禦敵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陲之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

以此為辭是欲動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敵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人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漢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北去可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

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伾之西至于衡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於海合禹之蹟前人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横議王孝先俞瑾輩緣旁以自進爾臣既案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況小吳之決先帝神幾睿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脈絡

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畧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
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令一孝先乃敢妄議乞
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
降付外詰朝執政奏事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
奏初欲為是役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
率調發出於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兾幸不可必成之
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絀衆論其事乃寢以
是為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

時初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
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攷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
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
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
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偏舉於是疏其條目導
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奸邪以類相反凡二
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
明無惑矣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啓廸人主皆仁

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為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啓必反覆陳之歲旱以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仁祖聖謨也陛下即位之始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于人言從而修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

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于前俟其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以安遠為令德不以来遠崇虛名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庭無留事凡為開封者多畧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圄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守臣之功耶固請不

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請上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為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為言公曰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奈何復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豈春夏亦合為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唯公獨為是說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

變耶久之辯於上前宰執皆言范某之言禮經也然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熈河帥范育累奏鄂特凌古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十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理固不順今鄂特凌古未有過溫錫沁莗叛否未可知若發兵應援先伐鄂特凌古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隃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為也初公

在翰林范育請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鄂特凌古如拒抗即討之公奏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間有離貳遂選置蕃官而代之耶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毫髮徒啓夏國唇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鄂特凌古恭順如前日育又奏進築舒策納密結中龍川三城大臣躡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

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况版築之初番寇衝突勝敗未可知耶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隂為回河之計增隄防進緷埽公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壅遏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而東流不能吞納為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豐復北入内黄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吕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視亦無以易公

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
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
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
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
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
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為急聞一善喜若已有
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
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

之至誠而已嘗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為欺也况事君乎平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朞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郎端平之女追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下卸司祖修右

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義雄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羲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羣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瀷浹測洌淢渥濈滌液湒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為皆可法上之視學祖禹與勸

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
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為學士懇避得
請公出藩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内朝凡五年及出
守陜將省公於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
譔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
廷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来造邇英
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奬其直入補袞職神考欽明蹇蹇

匪躬帝諒其誠置諸左史以遺聖嗣乃贊書命乃議祥
刑必本於仁必正於經河決而北朔方其咨二聖命公
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敷文禁林入侍經幄辨
別忠邪以裨聖學中書基命考慎其人登貳宰司帝屬
良臣公拜稽首惟艱于茲在始慎微庶終不隳事有可
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
天奪之年不究厥位有洛之南實惟土中刻銘幽宮以
詔無窮

乾隆御覽之寶

范太史集卷四十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